别观有二：一、时序无常观；二、分类无常观。

一、时序无常观

可分两分或三分。两分是依正分或器情分，或者（一）国土分；（二）有情分，总之分成依报的器界和正报的根身。如果在这两分上都看到了三时变易，过后就变掉，前面的没有了，那就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，没有常坚的法。或者分三分：（一）自然环境分；（二）人文环境分；（三）有情生命分。“四季”下的一段是自然环境分，“特别”下的一段是人文环境分，“我们”下的一段是有情生命分。

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样安排次第的原因。也就是，我们能看到地球这个外环境，它叫做“自然环境”，有山河大地等。之后会发现这里有诸多城市乡村等，这是人类共居的地方，发展出了各种教育、医学、交通、政治等的人类文化，这个区域叫“人文环境”。接着可以看到，在每个屋子里都有有情以及蓄养的家畜等。把人类文化的外衣、各种包装拿掉以后，就发现的确是赤条条来、赤条条走，它是一个生命现象、一个业惑的产物，它就是有情生命本身，这就是最内核的东西。对于这三分，如果都以理看到了无常迁变，过后没有，那就会认定，器情万法没有一个是常坚的。这是我们进行的理路，下面依序讲解。

（一）自然环境分

**别分观察，细看四季的变化也是无常。夏季，一切草原普现青翠，一切雨水像甘露一样降下，人们享用圆满的喜乐，无量鲜花品类繁多，白黄红绿遍地显现，犹如天境。秋季，金风之力既起，草原的绿色变了，一切花果次第枯萎。冬季，地冻如石，水皆成冰，寒风凛冽，在多日马程中寻找先前夏季所生的花，一朵也得不到，成了这样变易等。夏去秋生、秋去冬生、冬去春生等，次第生故，一切前前时的阶段都将转成其他而无常。而昨天与今天、今早与今晚、今年与明年等，一切都次第无常。若衡量此无常相，就知道一切无可依靠。**

那天打坐时，我心里就浮现这一段的理路，终于把住了。它是借用四季迁移的相，非常明显地、一下子看到它是不断地替替而生，这叫“相续生”。大的场面显出来之后，就会发现四个季节的确一个阶段是一个大节目，另一个阶段又是一个大节目，全然不同。那时就看到，祖师的引导是借事例把你引进去。看到一切时间轮转变易的相，总是刹那刹那地变新，一阶段一阶段地变易，就像银幕上不断换影像一样，这时，我马上感觉到这里要说的就是：我们一旦确认到它的相，就发现一切都抓不着，没有一点可靠处。

原先我对于这个词，到底是翻成“保性”还是“稳固”，或者“依靠”“依怙”等根本定不了。但是自从我心里一下子现出了这个相以后，就知道它跟《阿含经》里说的一样，那里讲三灾时说“一切无可恃怙”，《增一阿含经》里说到“一切无有可倚法”。“可倚法”就是可靠、可依的意思。学过《道次第》就知道，死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利益，只有法可依可护，整个一线穿过去是一个意思。

所以，整个这一部分的引导或者无常观念的核心，就是让你看到这一切终归变灭，想抓也抓不住，你是靠不住它的；转过来会发现，只有法可以依靠，之后会出现“心依于法”等四依法的内涵。这样观察、确认、断定以后，必然会发生心上的决断。这时会有为法的誓愿，会一心为法苦行，怎么都能忍，怎么都要坚持到底，这就是由于发生了胜解的缘故。

下面再顺着理路简单消一下文。要看或审视的地方，就是四季时节的变化，看到它显著的无常相。

以藏地为例，夏季繁花似锦宛如天境，因此以它来观，到了冬季就截然不同，这是由于差异相很明显，所以从此入手。夏季的情景，又要从草、雨、人、花四个方面来了解它美如天境。当时，一切草地都现出青色。雨非常好，像甘露一样降澍，滋润万物，使大地得到非常大的成熟、成长。由于外环境非常美好，人们的心情也很愉悦，享用圆满的喜乐。再者，草地上有五颜六色的花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白的，遍地呈现。以这个缘故，美妙得像人间天境。

认识夏季的表征相后，进而进入秋季。所谓“金风力起”，秋属金，表肃杀、澄清等，它的力量一起，草原绿的颜色变成了枯黄，一切的花和果实逐渐枯干、凋谢，发生了很大的变易相。到了冬天就更厉害，一切地都坚硬得像石头一样，所以这时没办法垦地。再者，水冻结成冰，它是收缩的相，寒风凛冽，大地上的一切花都没有了。无常的相非常大，那些植物在夏天长得郁郁葱葱、繁荣茂盛，到这里全都收藏了。所谓“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”，这就是季节的变易相。

这里要反复对比，细致地看到它的迁变。在夏季，一切草都是青翠的；到了冬季找不到一根青翠的草。夏天繁花似锦、遍地丛生；到了冬季，在马走几天路程的范围里去寻找，前面夏季生的花连一朵都得不到。当你看到竟然全部变掉时，就会发现它的确是因缘所生，特别无常。实际刹那刹那都在变易，一个季节过后，整个就换一番景象了。以这个作为进入的方便，然后就要知道，夏季过后上演秋季，秋季过后又上演冬季，冬季过后又上演春季等，这一幕幕自然界演变的画面次第生的缘故，一切前前的阶段全都变易成了其他。这时就知道它无法常存，过后都换了一番景象。

而昨天与今天、今早与今晚等，由刚才的推断进一步认定：我们在时间之流里，从昨天到今天已经换掉了，从今早到今晚又换掉了，由一个个月的变易，积成了年与年的变换等。在时间之流中，次第次第地都在无常。如果你能够衡量到它的性相是这样的、体状是这样的，那就死心了。它是变易法，过后就没有了，我怎么能靠它呢？这时会发现一切都不可靠。

这样就从四季演变的相，发现前面的阶段一下子没有了，再敏锐地感觉到，一切因缘所生法都是这样次第次第地在生，一幕幕地在演变。以这个缘故，后后出来时，前前必定灭掉。时序一直在轮转，一切生灭的相就是按这样一幕幕地演变，这就有了时间、阶段等，这时我们会知道整个世间的变易相，整个无常大法则。

这样认定后自然就知道：我能靠什么呢？它必须是坚实、不灭的才能依靠；如果是灭的，一下子没有了，那我怎么能靠它呢？我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这里，想在其中求取到实义呢？那是非常愚痴的，是非理作意。这样认定无常以后，他就彻底歇下了，不再著在有为法上，更不必说现世的泡沫法，觉得的确毫无实义。这种理性的认识，使得我们自然能够脱开对现世的耽著，这就是退心法的要则。

（二）人文环境分

**特别在我们所住的国土中，有许多往昔富裕兴旺的城市、寺院等，现在已落入衰败的阶段；而往昔诸多贫困、弱小等处，现在具足名、利、权、财等，皆不出无常的自性。**

“城市、寺院等”，表示所住地区的人文环境。过去富裕兴盛，现在衰败，这是退减相；过去贫困、弱小等，现在名、利、权、财等具足，这是增盛相，增减都表示变易无常。劫有增减，那是非常大的无常相，城市等出现的增减相，是小范畴的无常相。总的来说，当增的时候，减的相没有了；当减的时候，增的相也没有了。就好比一棵树，当它变大的时候，过去的幼苗阶段没有了，当它变老的时候，过去的壮硕阶段也没有了。这就可以看到，无常在不断地替变，每一次都现一个新的相，这表示过去已经没有了。

对于同一个城市，通过历史记载，以及近现代的很多画面描述等，就会发现百年沧桑、千年沧桑，不断地在变。就像戏剧，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浮现一幕幕景象。又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，时间的境界逐渐地转移，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有坚常之性。

譬如六朝古都的南京，随便选一条街，这上面发生过多少变化呢？三国时期吴国在这里建都，那时就很繁庶。可以想像，在我们所指的这一条街上，那时有很多东吴人民。隔了一个朝代又变了一番景象，它不再是都城了。之后代代繁衍，就在那条街上有一些人在走，旁边有各种城市设施，还有各种商业、文化等，看起来一天一个样。一代又一代的人有各种服装、语言、生活习俗等，出现了各种店面，有各种经营等，街上的景象不断地在变。百年以后又换了新景象，从减劫来看，发现物质越来越丰富，比前面更有排场，而人却变得越来越苦、越来越繁忙劳碌。

像这样，一晃又到了唐、宋、元等朝代。过去那条街可能变成了一条河，或者商业中心，又可能建了其他设施等。转眼又到了明朝，开国皇帝朱元彰在这里建都，南京顿时焕然一新，他建了很好的城墙，整座城市的规模都提升了。等迁都到了北京以后，它又不如先前红火。接着到了清朝，还是这一条街，上面走着不同的人，出现不同的景象。我们不要以为它是常法，有坚实性，从粗的相续上看，过了一段时间整个一套都变了。从明式建筑变成了清式建筑，人们穿的衣服、梳的发型、说的语言等都在变。之后到了民国，各种现代技术的大量输入，使得这里出现了很多新式建筑，还有黄包车、富贵人家开的轿车等，整个街道都变成近代城市的景象了。之后它又突遭大难，日本人侵占南京，在这条街上发生了大屠杀，尸体遍地，之后就沦陷了。过后抗战胜利，歌舞升平。再以后国民政府不见了，出现了新的国家气象。再过若干年，南京这条街上又出现新的建筑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。到了现在又翻新，变得非常现代化，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，过去的古屋古城不见了，人民更加繁忙。

像这样，从南京的一条街就看到南京整座城在不断地演变。我们以为有实体的城市，实际没有。城市是人创造的，而人一代代在换，业一代代在演变，共业驱使着人心不断地变化。它的代表人物也许是一国的皇帝、总统或市长，他们一上任立马就做城市建设。这座城市不断地随着业在变，哪里有什么坚实、常恒呢？只不过是一个大的泡泡，里面有很多小泡泡，很多泡泡合成共业显现区的整体景观。这些泡泡随着业互相交流、演变，一段时期以后又变成另一番景象。南京城从一开始逐渐发展，如果未来还有人类，那它可以再演变千万亿年，或者变成一片荒地等。总之，没有一点常坚性。

以此类推，可以扩展到人文环境中的各种设施、各大区域，会发现它们都在不断地变易，没有一个常坚的法。譬如，中国的若干城、若干乡等，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断地变化。尤其现代化的进程速度飞快，一片荒地很快摇身一变成了城市，开通了铁路、遂道。或者农田一下子移为平地，变成了商业区。这就看到它在逐级地变化。

如果我们的视野足够宽广，那可以上溯到自有人类开始，从那时起到今天为止，期间发生了这么多代的变化，哪里能常保呢？过去比较稳定，几十年一中变，一百年一大变，现在是十年、二十年一大变。我们以为：“这是我的故土，这是我生存的环境，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留恋，我依赖这里。”但实际依赖不了，无常一出现，所有树木都要砍掉，家家户户都要搬迁。像这样，没有常住不变的事。

按照观察南京一条街的方式扩展开来，在中国若大的土地上，东南西北中有那么多曾经繁庶的地方，现在沦为荒地或坟场，只有一些野鬼在呼号。当初是巨大的战役之地，成天打仗，如今成了娱乐中心，人们整天歌舞娱乐。过去只有星星点点几户人家，如今成了现代化的大都市。这些地方不断地随业变化，变得面目全非了，哪里有什么常坚的国土？又譬如有百年历史的某所大学，它的前身可能是一所王府，再往前是先朝的王府，再往前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区域等等。曾经富贵人家的府邸，现在成了学子们学习的地方，各种设施都在变。又好比某个地方，过去只有下层人民在这里住，甚至是妓女区等等。后来忽然间变成现代化区域，有各种商厦、写字间、多功能的设施，下面又建了地铁等等。

所以，无常的脚步一点也止不住，共业使得它逐渐地旧灭新生，很快新的也旧了、灭掉了，出现更新的代替它。一直发展到小劫的最衰微期，之后还要回升，一直升到增劫。世界不断地演变，不断地换花样，没有丝毫常坚的自性。像这样，对于人文环境里的任何一处都可以这样观察。下至一间屋、一棵树、一个共同居住的区域，或者公园、图书馆等，哪一个逃得出无常呢？整个人文环境全是无常的自性。

（三）有情生命分

**我们一个家族中的人，也是前代的父、祖、高、曾等，凡是所生皆次第死去，而今只剩下名字了。**

首先思维自己这个家族前代的祖先。逆序往上想：父亲曾经来到世上，那是非常熟悉的，从小带自己长大，是生命中最亲的人。现在父亲没有了，只能看着他的遗像黯然神伤。曾经是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的音容笑貌、嬉笑怒骂等至今记忆犹新。他操持家庭，在外奔忙，带自己读书等，之后父亲老了，再以后就走了。这就可以看到太无常，那么一个人一下子就没有了。

接着要想祖父，可能小时候见过。祖父很慈详，最喜欢孙子、孙女，他常常给自己买好吃的，牵着自己的手到街上玩等等。但很快因为生病或者到了寿数，突然间就死掉了，后事多少天就处理完了，现在只知道在某个墓地里葬着他的骨灰，在旧的相片簿里有他的遗照，此外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一个名字。他也是曾经活过的人，可能在民国初年降生，也是走过了一生的路，经过了各种困苦、灾难、战争等，一辈子是那样过的，之后就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了。

再要想曾祖，他可能是晚清时期的人。那时的人都留着辫子，穿着当时的服装。那是一个农业社会，他当时可能做农民或商人等。他也活了一世，在世上有很鲜活的经历。他也是从娘胎里出来，逐渐长大，过着他一世的生活，也经历了成家、生儿育女、操持家庭直到衰残老病、一命呜呼。然而现在连照片也看不到了，只能在家谱里知道这是我的曾祖，他曾经来过，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。我们误以为有一个实体的人，实际上他像泡沫一样，一下子没有了，哪里有坚实处呢？哪里有常呢？

这样往上追循还有高祖，再往上还有更早的。他们是活在清朝、明朝、元朝、宋朝、唐朝等时代的人，距离现在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。现在连他们的名字也不会知道，除非查家谱。但他们的确来过这个世间，在这里生活过，以理推导有先才有后，一个家族才能延续下来。因此可以说，一直排到家族的始祖——一元公为止，那么多人一代代在世上出现过，但都过去了，没有一个是坚实、常住的法。这样一看，的确都像泡影一样缘散即空，连一点痕迹、一点影子都没有了。最后推究到自己，我还能保得住吗？不可能。整个家族一代代下来，现在轮到我在世上活着，但也不过是一场梦，过后就没有了，没有人能保得住。

还可以扩展思维。譬如姓张的人家从后到前，一直追溯到始祖为止。曾经出现过的一代代人，就像出现过的一个个泡沫，过后没了，又出泡沫，又没了……到现在全死掉了，一点不剩。像这样，我们周遭的所有人类都有家族，可以一路往上追溯，父、祖、曾、高，一直推到始祖。这一切都是泡沫般的延续，所有家族都是无常的自性。曾经出现过，现在没有了，一个个都次第地死掉了。

这就看到，所有人类的家族都是无常的系列，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先祖都不出无常的自性，可见就是这样的命、这样的胚子，这个法就是要死的。在这世上能找到一个坚实、常有的人吗？找不到！自己只不过是由一元公始祖延续到下面的多少千代、多少万代，正出现的一个泡沫，那当然不可能常存坚固，很快也成为先祖了。后人看我们时，也只知道张某某曾是祖辈，王某某曾是先辈，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。可以预计，我们这些家族系列里存在的人，不过是一世幻境，过后就没有了，不要以为人生有常。

**自己的兄妹等也多有死去，到如今，连他们现在是转生在这里还是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一个也没剩下。**

接着要从最近的、现量见到、身边最亲的人的无常，看到人都没有坚和常，由对比显出巨大的反差。曾经那么熟悉，那么亲的兄妹、友人等，突然之间就没有了，变得那么遥远，一切不可知了。这样一下子就知道，这世上没有常坚。要这样来体会。

看自己的哥哥、姐姐等亲人过世的情况。譬如有些很小就死了，他们那时被装在一个小棺材里，背到坟地里挖个坑埋下去，曾经那么熟悉、那么亲的哥哥等就这么走了。或者自己的姐姐在青年或中年时走了，很凄惨。小时候她一手把自己带大，长大后又在她家玩过、住过，然而那一天是那么凄惨，送到殡仪馆，火一烧就没有了。像这样，想到自己的亲人们是怎么走的，就觉得特别无常，到现在已经没有踪影了。

还可以拓展到父系、母系的一些亲属。自己从小跟他们很熟，长大后忽然间听到某某表兄、表妹、大姨、二姨、姑父、叔叔、舅舅等一个个过世的消息。曾经得过他们的关爱，在他们家吃过饭、玩过，尤其过年过节时住在一起，有过很多的接触，然而现在一个个都没有了。

或者曾经住在同一个村庄里的人。那个人就住在那间屋里，某一天去世了。当时人们把他的棺材抬出来，又是放鞭炮，又是放送葬的音乐等。这就知道很无常，他没有了，在那家的屋里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。

或者以前很要好的同学，在某年某月得了绝症，一下子死掉，再也见不到了，只是在记忆中知道曾经有这个人。过去一幕幕景象如今还能浮现在心前，因为曾经关系很好，每天一起上学、放学，一起写作业，一起谈天、玩耍，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然而他已经没有了。像这样可以想很多。

这些都是跟自己关系亲密、接触很多、很熟悉的人，甚至连他们的动作怎么样、声音怎么样、性格怎么样等等都非常清楚，但现在都已经走了。这里关键要知道世间太无常。以前跟这些亲友同学等朝夕相处、促膝谈心，是那么熟悉，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，但现在他们到哪里去了？根本不知道生在哪里了。可能以业缘又生在当地，也可能生在别的城市、国家，甚至到其他道里了，一点都不知道。

像这样两相对比。过去不必说这么亲的家人、朋友等，就连街上的小商贩、理发店的剃头匠住在哪里都很清楚，他们毕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容易找到。包括一条街里来来往往的人、一幢小区里住的人等等，也都很清楚。然而曾经非常亲的那些人，如今因缘一变就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，完全搞不清了。

这样就能特别明显地看到无常相，世上哪里有常坚的人呢？像泡沫一样一下子就消散了，再也见不到了。曾经有过的那种业缘、那种交往，一去不复返了。世上出现的现象都是由业支配的，业缘一尽当下就没有了，再也见不到了。我们走在人生的旅程中，好比坐在一列火车上，最亲的父母兄妹、要好的同学朋友等，就像同一间车厢里的人。大家坐在同一排坐位上亲切地交谈、分享食物等，但是一到站就要下车，之后再也见不到了，消失在茫茫的业流当中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人都是如此，可以看到它是无常的，很多人都随着因缘一个个没有了。过去近在眼前，连他的呼吸都能感觉到，现在一下子消失，再也找不到了。通讯录没用了，手机也没用了，完全联系不上。可见这个世界真是苦，没有一点实义。

“到如今”后面，祖师指示的话很重要。曾经这般朝夕相处、甘苦与共的人，现在转生在哪里都不知道了。因缘突变，一下子就成了两不知，再也见不到了。这个世界是这么无常，不要以为能抓住什么、能靠得到什么。

这里是观察最切近的子女、兄妹、朋友等，他们一下子没有了，就会产生很强的无常感。人和人之间有个依赖关系，过去有事就找他，有欢乐会跟他分享，有痛苦要他帮忙解除。想着“我要跟哥哥、姐姐或朋友等诉说心事”，请他们帮忙，特别信赖。感觉这个人很坚实、有实体，一有什么事就想靠他。然而他突然间走了，就像一脚踩空一样，心空落落的。譬如父母把心寄托在孩子身上，孩子一下子没了，他就空荡荡的、很难过。或者夫妻间依赖非常大，一方走了，活着的那个就痛不欲生，没法过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情感的寄托太大，总想靠这个人，但一下子靠不住了。无常就是这样的。或者朋友骤然间没有了，那也特别伤心，好像一下子少了一条胳膊，很孤独。要知道，人世间就像这样抓不住，骤然间就没有可靠处了，想抓也抓不到。要这样来了解这个世界苦的本相。

**去年权财兼具、富裕显赫犹如人间庄严的那些人，也有许多今年已经消失而只剩名字了。现在权、财、名、利四者荟萃一身，成为常人所愿之境的那些人，也到明年此时或仅仅下个月还有没有，谁也不知。**

缩短到近几年来观察，发现前些年权财兼具的人，现在也只剩名字了，这也有很多。譬如在一个城市里有几个特别显赫的人物，人们都很清楚他们。他们的家宅很大，有多处房产，经常换高档小车，又有权势，成了一个城市里的庄严，非常闪亮。但过几年只剩下名字了，比如得绝症死掉了，或者突然间发生变故一命呜呼等。他的死成了全城的新闻，人们都在茶余饭后谈到他，但过个一、两年，人们只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人，往后再也不会谈他了。这就看出，所谓人间庄严的人也没有常坚的自性，只是因缘出现的较好的肥皂泡，看起来很大、五颜六色，但也只是泡沫，缘一散当即灭没。

现在城市里的成功人物，有权、有财、有名、有利，人们都很羡慕他们。譬如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学位、职称，做出各种贡献，在商界创造了多少亿资产，在政界青云直上、地位显赫等等。但是，到了明年的此时或者下个月，他们还在不在谁也不知道。这些所谓的亮点、人上人，也只是好看的泡沫，并不因为他们暂时风光就成了常坚的法。他们跟所有下层百姓乃至乞丐等都一样是无常性，至于什么时候灭掉那就要看业了，阎罗王随时可以把他们收走。其实在法界里，一个城市是十分渺小的一点影像，里面的人类比蚂蚁还微小，因缘一到当即就会破灭。

看到这么危脆的生命现相就知道，即使是那些人上之人，到下个月还有没有都没办法定。这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的这些人都是无常性，朝不保夕。人上之人尚且如此，一般福德小、没有威势名位的人，命运更是难测，忽然间就会死掉。这就观察到，人的确没有常坚的自性。

**下至自家的牲畜，牛、羊、狗等，前面死掉多少，现在还有多少，这一切最终变成什么，若观察皆不出无常的自性。**

再要想到，从前自己家养过多少牛、羊、狗、鸡、鸭、猪等，它们一年年都被杀掉了。譬如每一年都要孵一窝小鸡，长大后到了年底全部杀掉。一年养一头猪，也是过不了年关，叫做“年猪”，过年时必然要死。一到除夕非常悲惨，到处都有杀猪宰鸡的惨叫声。家里养鸡、鸭、猪等，就是拿来当食品的。这么一想，一年里死了好多，逐年下来，那些家畜没有一个能活过两年的。

还有家里养的狗。别人送来小狗，自己一点点把它养大，但过不了几年就死掉了，这条譬如叫“阿黄”的狗就不见了。曾经和它待在一起，一吆喝它就过来，还会摇摇尾巴，为自家守门等，很有感情。但是，这一条条狗能活多久呢？连活到三年、五年都很少见。

再说牛，更是家里重要的一员。它很小的时候就用竹条赶着、用绳子牵着，赶到山上去吃草。两三年后有力气了，就教它怎么耕地，一套耕地的话都要让它懂，之后田里的主要劳力就是它了。这样年复一年，耕完一块又一块的地。之后它老了，不忍心亲手杀，就让陌生人带走，它的命运可想而知，也是要奔赴鬼门关。

像这样，大的家养动物成天都能看到，跟人有交流，该吃东西的时候吆喝一下它们就过来了。时间久了还是跟它们有感情，也认为这些是实实在在的，它是坚常体性的东西。但是过了一年，小的就换了一群，再过几年大的也没了，又换新的。这些家畜哪一个是坚常的体性呢？它们都是由因缘出现的泡沫。因为要还业债，所以在这一家里被蓄养，最后基本都是挨宰。这就可以看到，无常吞噬一切家养的动物。

如果还能更广泛地想一想，譬如过去家里种很多菜，又有瓜棚、葡萄棚、南瓜棚等等，一到夏天就生很多各种各样的虫。现在想想，每一年到那个时候都会有很多虫，还有很多青蛙等，过后一个也没有了，一年换一批。它们到哪里去了？它们都难逃死，哪里有一只坚常的虫子、一只坚常的青蛙呢？没有。再扩大到整个生物圈，水生的、陆生的、空中飞的各种生物，过一年就死了一大片，几年以后前面的基本都死光了。那么多生灵都是由因缘力现出来的，它们能逃过死、逃过无常吗？逃不过。

我们现今所养的家畜——鸡、狗、鸟等，现在活着的有多少？它们未来的命运如何？最终会变成什么？那当然就像泡沫破灭一样彻底消失，连影子也找不到，从此再也没有这个生命了。

要像这样看到，世上的事物都是无常的，没有一个坚实的法。因缘造出一批批影像，有一个相续，当时似乎也很真切地活着，有它的相状、苦乐、性情等，这些都能看得到，但过后就彻底没有了。这才知道，原来一切动物都不出无常的自性。

思考题

1、观察自然环境的总理路是什么？所要审视、认定的分别是什么？

2、如何思维人文环境的无常？结合史实做具体思维。

3、如何思维家族先祖而引生无常定解？

4、结合亲身经历，思维亲友等的无常相，以前后对比引生无常定解。

5、结合实例，思维权财兼具者的无常。

6、结合实际，思维自家牲畜的无常。